

好大娘

劉 眞 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好大娘

劉真著 秦松生插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小劉是八路軍的小宣傳員，有一次行軍住在一位老大娘的家裏，老大娘待她好像自己的親女兒一樣。

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‘大掃蕩’，小劉受了傷，和隊伍失掉了聯絡，經過多少次的危難，都是老大娘捨着自己的性命救了她。最後，還揹着小劉找到自己的隊伍。

全國解放以後，不料美國帝國主義者又在朝鮮發動了侵略戰爭。當戰火燒到祖國邊境的時候，小劉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。

在出發的路上，小劉去看了老大娘。老大娘看見小劉已經長成一個高大健壯的戰士了。臨別的時候，她拉着小劉的手，說：‘咱們的好日子才開頭，又聽說美國鬼子們……可別叫那苦日子再回來啊！’

書號：文 1023

13 千字

定價(4)九 分

好 大 娘 (高)

著 者	劉 耘	真 生
繪 圖 者	秦 耘	生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	
	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	
印刷者	上海市印刷三廠	
總經售	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	

原中國青年版印 60500 本社 1955年 7 月新 1 版—第 1 次印刷

1955年 11 月新 1 版—第 2 次印刷 印數 3201—382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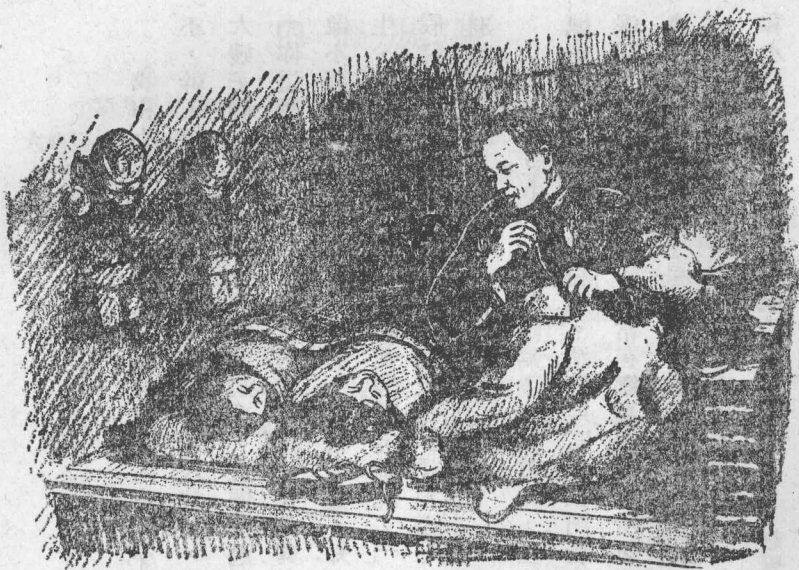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0 印張 4/5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我和小趙，都是俺宣傳隊的寶貝疙瘩。小趙十四歲，我十三歲，雖然俺倆年紀最小，幹工作可挺帶勁。有一次在羣衆大會上，我和小趙剛唱完了河南墜子，那些大娘大嫂子們，緊緊地把我們包圍起來，這個搶過來抱抱，那個搶過去親親，這個問：「你這麼小的年紀，怎麼就學會了抗日呢？真有出息！」那個說：「小嘴那麼靈巧，像小燕子一樣，是誰教給你的？」常常是不知不覺，我們的軍裝口袋裏，被塞滿了花生、糖、大紅棗。指導員總愛開玩笑地說：「又犯羣衆紀律啦？」我和小趙掩着嘴，假裝生氣的樣子說：「俺一點也不知道，是人家自願擁護的，你願意吃，就給你點，別眼紅！」

有一次，我們分區部隊爲了包圍敵人，在一個下着大雪的夜晚，行軍到了武城縣城邊上，住到鞏家莊村裏。這個地區是我們新建立的游擊區，漢奸、敵探、惡霸、流氓跟日本人勾勾搭搭，常常在鄉裏活動，所以我們的行軍很機密，一進村上級就下令：誰也不准在街上亂跑。

一個地下工作同志把我和小趙安頓在一位老大娘的家裏。房東老大娘，一看見我和小趙這一對小八路，就心疼得不得了，趕緊把我們拉進她房裏去，給我們燒水洗



脚，又給我們烤溼衣服，忙得她直出大汗。我和小趙又冷又累，好容易碰上了熱炕頭，就沒頭沒腦地睡過去。第二天，我們才知道，老大娘一夜沒睡，把我們的破鞋，用了四五層布，補得結結實實的，還換上了新帶帶；衣服上，被子上，所有的大小窟窿，統統補好啦。我心裏明白，她爲什麼像親娘一樣的疼我。八路軍的生活再苦，我也不哭，不想娘；老大娘對我們那股親熱勁，一直到現在，我也忘不了。

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二十九日，那些恨死人的日本強盜，對冀南人民展開殘酷的大掃蕩。

這一天早晨，我們部隊剛出發，就跟鬼子打上了。鬼子的汽

車、馬隊，從四面向我們衝來，衝了五次都被打回去。眼看着一百多個鬼子，漢奸，像穀個子似地倒在麥地裏。這時候，六架日本鬼子飛機來了，發狠地向我們陣地上扔炸彈。我被埋在土裏昏了過去。

當我醒來的時候，天已經晌午了。部隊早就轉移了陣地，我們的人一個也不見了。我從土裏爬出來，跟着遍地的老百姓，亂跑起來……

下午，我被包圍在武城縣小張村裏，四面都是敵人，我再也跑不出去了；我跑進一個大院子，用力鑽進穀草垛裏去。敵人，像一羣青臉紅牙的惡鬼一樣，尖叫着進了村，一忽兒，把很多老百姓也趕進這個院子裏來。有個漢奸氣兇兇地說：「現在，大日本皇軍給你們開會，問什麼就說什麼，不說實話的殺頭。」接着，日本鬼子就問開了：「小八猴子的，你出來認認，哪個是你們的人？」「沒有，一個也沒有。」呀！這說話的聲音不是小趙嗎？我的心更亂了；全身發燒像草垛裏着了火一樣。不一會，鬼子用大棍子狠狠地打起小趙來，從小趙緊緊咬着的牙縫裏，透出來「唉呀！唉呀！」的喊叫聲。鬼子又問：「你說呢還是不說？說了，皇軍大大的喜歡你。不說，殺了殺了的！」小趙一聲沒哭，反而提高了嗓門說：「沒有就是沒有，你叫我說狗屁呀！」氣得鬼子又是撕小趙，又是打小趙；有個鬼子喊了一聲「殺！」把我的心快震出來了。我想衝出草垛去，把敵人殺個乾淨，救出小趙來；我的身子一動，心刷地一下冷了，「我用什麼去殺鬼子呢？」我着急地想：「小趙啊！好小趙，親小趙，你千萬別死



呀！」鬼子呀呀地兇喊着，用刺刀向小趙刺去。小趙拚命地喊着：「指導員，小劉……」喊了兩聲就被刺死了。我使勁閉住眼睛，不敢出聲地痛哭起來。我的耳朵好像聾了一樣，以後，日本鬼子又殺死了多少人，我一點也聽不見了；只覺得，好像有一把刀子在用力地，用力地挖我的心哪……

天，慢慢地黑了。剩下的人，不知道被這些殺人殺累了，的瘋狗，趕到什麼地方去了。風，嘶嘶地刮着，像是很多的孩子，在哭，在喊。院子裏不知道躺着多少死屍。小趙的活生生的影子，站在我眼前了。我想起：前年俺娘送我參加宣傳隊的時候，是他給我戴的花；去

年在冀南三期藝術訓練班，俺倆一塊加入了朱德青年隊，他還拉着我的手說：「小伙子！等到咱倆夠十八歲了的時候，再一塊入黨，一塊跟着咱毛主席，走到共產主義社會去。」

每次行軍，小趙都幫助我，給我揹被包；渴了，他給我去找水喝；小趙真疼我呀！我一輩子也忘不了。我後悔，昨天晚上不該因為屁的一點小事，跟他吵架。「小趙！你原諒我吧！我的缺點我一定改，你千萬別記在心裏……」我又想：「我一定要跑出去，找到我們的隊伍，把這些恨死人的事，告訴給指導員，告訴同志們替小趙報仇……」我小心又小心地爬出了草垛，心跳得像打鼓一樣。不跑，明天一定會叫鬼子捉住殺死的。猛一抬腿，我被絆倒了。身子趴在死屍上，覺得有一股腥味的、熱氣騰騰的血，溼透了我的軍裝。我的上牙和下牙，格格支支地打起架來。忽然，一個日本鬼子舉着火把走來了。我緊緊地靠着死人躺下；在火光的照亮下，我偷看了死人一眼，才知道，流了我滿身熱血的人就是我的好戰友小趙啊！

日本兵走了。我坐起來，恨不得一把把小趙拉起來，跟我一塊跑。我抓住他的冷冰冰的手，心裏像有很多話，要對他說，可是小趙已經完全失掉知覺了！到這時候，我才更覺得：小趙疼我，我疼小趙啊……

靠北牆邊，我摸到了一棵樹，正要往上爬，忽然想到：萬一小趙再活了，怎麼辦呢？我又順着來路爬回去，一摸，他的臉還像冰塊一樣硬；嘴邊凝結着大血團。

小趙不能活了，我像掉了魂一樣，捨不得離開他，我的眼淚一滴一滴地流在他的臉上……。直到村南放了三聲槍，才把我驚醒了。我趕快摸到牆邊，爬到樹上，扒住牆

頭豁着命地跳到牆外去。我的衣服，叫樹枝子掛扯的亂七八糟；摔的痛不痛，我不知道；只覺得，我的心，好像永遠永遠的和小趙一塊，被丟到那個可怕的大院子裏了。我想：等捉住殺死小趙的那羣日本

鬼子的時候，我一定把他們一刀一刀地割成肉塊餵狗！

難過和仇恨的火，把我的心燒焦了。我帶着滿身戰友的血，踏着被敵人糟塌得不成樣子的麥苗地，一直往東跑……

二

我迷迷糊糊地跑了一夜，跑得頭昏眼花，兩條腿直打哆嗦。天亮了，我看見正南二里路遠的地方，有四個大砲樓，



我又害怕又怪自己：我怎麼跑到敵佔區來了呢？看見運河大堤，我才明白，有砲樓的地方是武城河西街，我又覺得高興起來：鞏家莊不是有我的好大娘嗎？我的記性挺好，我認識，眼前松樹林的右邊就是鞏家莊。



剛一進村，就看見一座瓦院的門口，站着一個戴瓜皮帽的矮胖子，他身邊有一隻比我還高的大黃狗。我高興地向他跑去，嘴裏喊着：「老大爺！我問你個事。」

他一見我是個八路軍，衣服上又有血，便惡狠狠地指着我，對狗喊：「嘶，嘶，嘶。」我撒腿就往回跑，那狗，像一隻老虎一樣，撲到我身上，叨住我右腿肚子上的肉，發着狠地撕咬。我用盡全身的力氣，又是打，又是喊。有個脖子上掛佛珠的老太太，從一家門縫裏探出頭來，我像見了救命恩人

一樣喊她：「老大娘啊！快來幫幫我吧！」她不但不管我，反而縮回頭去把門門住了。我心裏想：「敵佔區還有這樣的黑心人，我的好大娘不見了。」猛一傢伙，從我背後伸來了一根大棍子，狠狠地打在狗頭上，狗才驚叫着跑了。我還沒看清她的臉，她就把我揹起來，跑到家裏去。她一面給我紮傷口一面問：「你是……？」她用手比了個八字。我哭着說：「是！」她摸着我的血衣服問：「你負傷啦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。這是小趙的血。」她好像明白我的話，長長地歎了一口氣，掉下淚來。

她的兩間破房子，房子當中放着一架豆腐磨子，很像我的好大娘家。就是她的臉不大像，好大娘不是這麼瘦。我半信不信地問：「就在你莊上，有我一個好大娘，她給我補過鞋，你認識她嗎？」她抱住我的頭「啊？」了一聲，仔細地看着我。這時猛地從我們身後伸出了兩隻大手，硬把俺娘兒倆拉開了。接着，大娘臉上挨了兩個耳光子，鮮血從她嘴裏流出來。原來還是那個戴瓜皮帽的壞蛋，他蹣着腳罵：「該死的東西！打了四爺我的狗，還要窩藏八路，你有幾個腦袋？」大娘沒有哭，反而罵他道：「四臭肉！雖然你是財主，俺是窮人，俺也沒犯罪。八路軍走不遠，走不長，你整天這麼欺負人就不行！」四臭肉說：「放你媽的屁！你窩藏八路，給咱莊上惹出禍來，賣了你一千輩的老祖宗，也賠不起我的家產。」大娘正要過來抱我，四臭肉一脚把她踢倒在地上；他像拉一隻小羊一樣，把我拉出門去：「去去去！窮八路。」我使勁掙脫了他的手，罵道：「漢奸走狗！你等着吧！我們軍隊回來了，會砍掉你的狗頭，扔

到運河裏餵王八！」說完，我咬着牙，忍耐着腿痛，大步大步地走向村東運河堤上去。

河裏的水，嘩嘩地流着。河裏沒有船，堤岸上也看不到一個人。我想：我們的隊伍也許暫時撤到河東岸去了。我試着走下河去，剛淌了二三步，身子往下一沉，水就齊了脖子了。水流得很急，我又不會游水，幸虧抓住一棵小樹根，才又爬上岸來。

這時候，我的心，亂得真像刀子攪着一樣。腿上的傷口浸了水，痛得鑽心。衣服都弄溼了，冷得我直發抖。我一時拿不定主意：到底到哪兒去找隊伍呢？他們到底到哪兒去了呢？我坐在河堤上，呆呆地看着河水，忽然許多舊事在我的腦子裏翻騰起來了。

我想起：這裏離俺家只有二十五里地，這條河一直通到俺的莊子，四年以前，我天天在這條河邊上釣魚。雖然俺的家裏窮，可是俺家大人疼我疼的不得了；我常常和姥娘坐在水車旁邊看瓜，她一面紡綫，一面給我唱唱舊歌兒：「小老鼠，上燈台，偷油吃，下不來……」我偷偷地跑走了，她還低着頭唱呢。我摘來一朵血紅的玫瑰花兒，往她的白髮上插，把她的頭皮插痛了，她才笑着罵：「死丫頭子，給我滾開！」我大笑着，藏到樹後邊，也唱起歌兒來：「好姥娘，別生氣，買個柿子送給你。」她馬上走到瓜地裏，給我摘來了一個大麵甜瓜。

一九三八年，我哥哥參加了陳賡將軍的一二九師，打日本鬼子去了。鬼子抄了我

的家，俺姥娘和嫂子，活活的叫鬼子打死了。俺娘帶我跑出來，到了冀南抗日根據地，娘參加了婦救會工作，送我參加了六分區宣傳隊。宣傳隊的生活，比在家還好哩！同志們可疼我啦，教我唱歌跳舞，又教我學文化懂道理，天天喜的我閉不住嘴。現在，同志們都到哪裏去了呢？我還能不能找到他們呢？一陣心酸，我再也警不住了，我想放聲哭一場；這時候，我好像又聽見指導員對我說：「革命的孩子，流血不流淚！」我使勁捶着自己的胸膛：我一定不哭，堅決不哭！可是，淚珠子不聽指揮，一顆一顆，像黃豆粒一樣，滾到臉上來。我一邊掉淚，一邊心裏想：要是有枝大槍，有顆手榴彈多麼好啊！

忽然，一隊日本鬼子的馬隊，順着河堤跑來了。我轉身又往村裏跑。槍子兒嗖嗖地打過來；我剛進了村，覺得左腿發燒了。我懂得，這是負傷了；沒跑幾步，我就倒在地上昏過去。昏迷中，我覺得來了兩隻大手，把我扶起來就跑。接着，就鼓搗我的腿。我想：壞了，鬼子把我抓住了，我一定學習小趙，什麼話也不告訴鬼子。我更緊地閉住眼睛等刺刀。昏昏迷迷地好像聽得有個女人的聲音說：「好孩子，睜開眼吧！」呀，不是日本鬼子嗎？我偷偷地睜開了一隻眼，一看，還是我的好大娘。我看着她，哇的一聲哭了：「親大娘，親親的大娘啊！」大娘捂住我的嘴說：「別哭！日本人敲門啦！」我着急地說：「好大娘！我怎麼辦哪？」大娘把我揹起來說：別怕，有你大娘就有你。」這時候我才看出來，我已經換上了一身破黑衣服；傷口，



用破布條子和鍋底灰，紮得好好的了……

漢奸問：「你爲什麼門門？」大娘說：「這幾天亂閨閨的，怕跑進八路來。」漢奸伸了伸大拇指說：「好的好的！」他們見她家挺窮，沒進屋就走了。

我剛放了心，那個脖子上掛佛珠的胖娘們來了。大娘趕緊用被子把我蒙住。她一進門就不是好勁頭，假心假意地說：「阿彌陀佛！南海老母託付我，說你家有大災大難，這一難要是破不了，咱全莊人，都要被你的害。」大娘好像早就猜透了她的壞心眼，說：「我沒做過虧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門。」老巫婆把大嘴片子一裂：「喲！你還想瞞着我？不能叫全莊人被你的累，快把他交出去吧！日本人知道了，會用大砲把咱莊轟平的。」大娘說：「中國人要是沒人當漢奸，日本人一輩子也不會知道。」巫婆說：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，不怕一萬，就怕萬一呀！再說，日本人這一次來是好心；剛才人家講話說：交出一個八路來，保咱莊永久平安無事享太平。交出來的八路，也不殺，放他們回家過安生日子去，這不是兩保險的事嗎？」我心裏又氣又急，真想拿一把菜刀，一傢伙把老巫婆的頭砍下來。大娘自言自語地說：「真不殺嗎？不會吧？」老巫婆急得直躁腳：「你別三心二意啦，你要是不聽話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孩子。」大娘被她嚇住了，慢慢地向我走來，用兩隻大手護着我。我揭開被子，從炕上爬起來，抱住她的脖子叫道：「好大娘，親大娘！你不要信她的話，她是胡放屁。我親眼看見，日本人把小趙殺了。」老巫婆抓住我的腿，使勁往門外拉：「去吧！日

本皇軍給你糖吃！」我撕住她的頭髮罵：「你是老壞蛋，老漢奸，老母狗……」她掙脫了我的手，臉紅得像雞下蛋一樣：「你個小窮八路羔子，還敢罵老娘我？」大娘，像傻了一樣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是緊緊地抱着我。老巫婆搭拉下眼皮想了想，湊到大

娘耳朵上，小聲地說：「日

本人說：交一個八路，賞二百塊準備票（日本鬼子出的票子），有了這些錢，省的你再挨餓。」她的話，我聽得清清楚楚。我搖晃着大娘的頭，哭着說：「我不去，我堅決不去。」這時候，我的傷口更痛了，血，順着褲子不住地往下流。大娘，眼裏含着淚珠子，瞪着老巫婆說：「你這個口是心非的老賤貨，一輩子沒幹過好事，賣白面（一種毒品），販賣



人，當狗腿，欺負人，都是你幹的；俺情願餓死，也不能做那種狼心狗肺的事。」氣得老巫婆哆嗦着臉上的橫肉說：「不識抬舉的混賬東西！倒了霉你活該！」說完，她扭着大屁股就走了。大娘把我扔到炕上，緊跟着攆出去。我知道，自己到了要死的時候了，等死不如拚命，我的腿也不痛啦，我跳下炕，抓起一把菜刀藏在門後邊。一會兒，大娘有說有笑地，把老巫婆拉回來：「好孀子！怨我的脾氣壞，得罪了你老人家，有話咱好好地商量。」她倆一進來，我趕緊把門門住啦。大娘突然變硬了口氣說：「你的眼光要看遠一點，好莊稼人，沒有一個不喜歡八路軍的，到處都有他們的耳朵眼。你還記得河西街的大漢奸，是怎麼死的吧？怎麼住在日本窩裏還把頭掉了呢？難道他的老佛爺睡着啦？」這一下，可把老巫婆問住了，她打着自己的熊嘴說：「叫你多管閑事！叫你多管閑事！」她裂開大嘴哭開了：「娘啊！好心變成驢肝肺了哇……」大娘把老巫婆拉起來說：「好孀子！這件事除了你，誰也不知道，只要你不告訴日本鬼子，不告訴『四臭肉』，咱就當沒這回事，我一定不告訴我兒子知道。」（她兒子在縣大隊）老巫婆委屈地說：「大嫂子，你放心吧！要是從我嘴裏說出半個字去，天打五雷轟，叫俺全家都死絕。」

老巫婆坐在大娘的炕邊上，一動不動，直到天黑日本鬼子走了，她才回家去。

晚上，俺娘倆一面吃飯一面談着。雖然大娘的乾糧裏，淨是糠和野菜，我却覺得比大白饅頭還好吃。我狼吞虎嚥地吃着說：「大娘！等我回了軍隊，我一輩子不花